



□钟倩

很多年后，我可能会忘记《审美济南》书中的内容，但我会记得乙巳年秋侯林、侯环老师夜雨题签的场景，以及这座生我养我的城市赐予的精神力量。

写济南的书籍很多，《审美济南》是独一份——终于有人简明扼要地提出“审美济南”了，欣赏城市的“内美”，一如仰慕诗人的精神魅力。品读全书，我不禁想起诗人孔孚的一段话：像古人眼睛只盯着“第一自然”，那显然是不够的，会被时代落下的。既然是现代人写山水诗，就得考虑经人改造过的“第二自然”和改造它的现代人，把它们糅进诗中来，这样读者才会感到亲切。在这方面我作了一点探索，认为只要苦心经营，未必不能达到升华了的艺术“第三自然”。孔孚从“为自然造像”的功能中跳脱出来，抵达“第三自然”的境界，这实在是一种创新探索，而《审美济南》亦是诗的探索——只不过，侯林、侯环把目光投向了钟爱的泉柳、湖荷、园林、庭院，从诗中款步走来，到泉畔悠然漫步，他们的审美就是济南的审美，他们的咏叹就是对大自然的深情礼赞。

经常，我从高处俯瞰生活的这座城市，在超然楼上，在千佛山顶，感到一种切身的幸福感。古人踏过的小径，名士登过的山洞，曾巩、张养浩、元好问、赵孟頫、李攀龙、王士禛等恍若从我身旁大步流星地走过，回头的瞬间，他们早已不知去向，留下一串馥郁心房的诗行。

杨柳丝丝荷盖圆，山泉粼粼叮咚响。济南的审美，皆是泉的底色，侯林的笔下涌出万斛清泉，有历史的温故，有美好的畅想，还有以景融情的脉脉乡愁。作者提出将济南打造为“独树一帜的江北水城”的设想方案，即打造泉河泛舟游三种样态：院落泛舟游、环城泛舟游、街巷泛舟游。这不就是古人的浪漫生活吗？宋代李格非《洛阳名泉记》中有园林十八家，济南的古代园林则多达七十余家（甚至更多），遍布泉湖、官署、城内、郊垌，谁能想到，泉水园林中有古树名木，还有仙鹤、白鹭？泉林丘壑之美，叫人如何享尽？

城市的审美里，有百姓的生活。我打小喜欢喝茉莉花茶，最初以为是受家里人的影响，却原来这是济南的文化习俗。“好是昏黄凉月里，一庭香雾沁诗脾。”旧时，趵突泉旁有茶树，千佛山上可采茶，曲水亭前有茶社。曾巩在趵突泉边品茶，苏辙在金线泉畔试枪旗，众多诗友去佛峪林汲泉品香茗，走南闯北的杜诏在贤清泉边论水品茶，一句“神味迥绝”令人拍案。怪不得《老残游记》作者、清人刘鹗在济期间，泉水泡茶使他茶艺精进。他在趵突泉、黑虎泉畔茶棚喝过茶，在郊野乡下也喝过茶，“连喝两口，似乎那香气又从口中反窜到鼻子上去，说不出来的好受”（《老残游记》第九回）。野茶、山泉，松花作柴，沙瓶煎制，乃是好喝的秘籍。

城市的审美里，有谦逊的情怀。当年赵孟頫来济南就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，下车伊始赋诗《初到济南》：“道逢黄发惊相问，只恐斯人是伏生。”街头礼让黄发翁，是敬重也是谦逊，何尝不

是诗书之城的文化缩影呢？堪称“布衣短褐有高士，寻常巷陌存风雅”，着实令人深深感动。赵孟頫在济期间，夜间巡视时听闻读书声，便记下住所，次日派人送去好酒，以奖掖读书人。济南自古是书城，“长老有勤俭之范，子弟多弦诵之风”，经学大师伏生“壁藏经书”，周永年创办藉书园，为了实现“让天下人共读之”的夙愿，不惜“积债高垒”，抱病奔波搜集好书。

城市的审美里，有精神的维度。“看山水底山更佳，一堆苍烟收不起”，这是元好问的奇崛想象，他看华不注山，“元气遗形老更顽，孤峰直上玉孱颜”，令人耳目一新。“可喜可愕可诗可觞可图者，摩一不具”，这是张养浩的独特审美，济南山水“五可”之美，早已浸入他的骨血，咏鹄华之间，“可是天公相爱甚，预为陈设待袁翁”，自得其乐溢于言表；赞大明湖为“神镜”，“大明湖则汇碧城郭间，涵光倒影，物无遁形。”又一句“烟水间，乾坤大”，不亦快哉乐哉！“水环山映似螺鬟。千堆玻璃，万顷岚霭”，这是明代殷士儋的审美印象，徜徉山水间，其乐无穷。

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明代山东诗人王象春 的审美，一部《齐音》坐实了他的美学江山，“水自内而外出者，天下唯济城已耳”，全国唯一一座水从城里向城外涌流的城市，这让济南人何等骄傲与自豪？而他眼中的大明湖也是无比高妙，“湖出城中，宇内所无”，字句皆金，铿锵环绕。他进一步指出，“（大明）湖既出居民之北，而华峰又落齐城之东北，故凡宅门之北向者，得两收其妙。”凡是临湖又宅门向北的人家，既能欣赏大明湖的千顷碧波，又能观览美丽的鹄华烟雨，湖美、泉旺、山叠嶂，他品鉴趵突：“味沁肝脾声沁耳，看山双眼也添明。”他总结龙洞山“三绝”：“奇树幽云兼怪石，年年清享是山僧。”他发现济南风景“宜晴宜雨之妙”，“睡起推窗延爽气，天边添出几峰峦”，心情旷达难抒尽，雨中水碧更朦胧。“须是米颠亲泼墨，仙人皴法便枯干”，他以画作入景，诗意袅袅。

《审美济南》中有个关键词：初水。何谓初水？是语文课本里老舍先生的《趵突泉》：“永远那么纯洁，永远那么活泼，永远那么鲜明，冒，冒，冒，永不疲乏，永不退缩。”是清代诗人、画家孙兆淮笔下的街巷流水：“阿依最喜长流水，流到门前洗绿襦。”是清乾隆年间江苏吴县诗人张坝看到的家家煮泉茶饮之风雅：“煮茶风炉处处火，漙裙水阁家家桥。”是清代诗人孙义钧《济南杂诗》中的春天家家斗香茗：“江南漫羡中冷胜，春雨家家斗茗来。”还是泉水酿酒清如许，“青州从事价争高，清子还堪胜葡萄”的葡萄酒香，“冻上人家市冻酒”的诗酒酬唱……那一湾清凌凌的澄澈，那一脉活泼泼的泉流，流经柴米油盐的生活，蜿蜒在济南人的心里，沉淀为一种气质，发酵成一种修辞，孕育出一种精神——上善若水，泉生济南，永葆向上奔流的感恩、奋进、顽强，站成一眼泉水的姿态。千泉漫撒，如星辰熠熠，似珍珠莹莹，若玉佩泠泠，最终幻化为城市的一方灵魂镇纸——那是世代济南人集体的精神象征。

（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

□石少华

三十年前，去东北出差，返家途中转道北京，与在京工作的一位好友去青艺实验剧场看话剧。节目结束，已是晚上10点多。时值深冬，徒步返途中，积雪成冰，一步一滑，寒风间肠鸣如鼓，尤甚于“厄于陈蔡”之窘。

前方暖黄招牌下，一家水饺店正亮着灯火，玻璃门上凝着薄薄水汽。推门进去，一股葱姜与骨汤的醇厚香气扑面而来。我和朋友那天没有喝酒，点了两盘饺子。第一盘吃得急，一上桌，什么调料都没蘸，连汤带水几口便见了底；第二盘放慢了节奏，才发现每只水饺都捏着整齐的褶子，像朵半开的白菊，蘸些醋，咬开后却藏着千般滋味。店里暖流弥漫，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，心中满是满足感。推门出去，外面虽是朔风裂帛、枯枝厉啸，身体却不再觉得冷了。两人一步一趔趄，跌跌撞撞朝前走，脚下的冰雪踩得咯吱响。

经年已逝，早已记不清那天吃的是什么馅的饺子，唯独唇齿间的酣畅仍烙印在舌尖。纵使后来遍尝四方水饺，却再难寻得彼时的滋味

□彭胜发

父亲的话语声里，总像开着个口子，呜呜的、厚实的底音，就从这个口子里，一针一线地透出来。这不是城里被高楼切碎了 的急吼吼的风，这是从广阔的田野上，从光秃秃的枝丫间，不慌不忙地，走了很远的路才吹到这儿来的风。它一进屋，我这逼仄的出租屋里，好像一下子就宽敞了不少，有了天和地的感觉。

我总是在这时候停下手中的一切，静静地听。父亲的话很简单，无非就是“吃了吗”“天凉了添件衣裳”“家里都好，别惦记着”，他的言语就像秋收之后打谷场上所剩不多的谷粒，很实在，但也有些干瘪。而那风声却很丰腴，它是这通电话里真正的主角，它呼呼地，带着一种绵长的气韵，把父亲那些朴拙的词汇包裹起来、浸泡起来，于是，那些简单的话也仿佛被濡湿了，有了泥土的深沉气息。

这风声，是故乡派来的信使，它一来，我就看见了。我看见老屋院坝里的那棵老槐树，这时候它应该叶子掉得差不多了，风一吹过，那些蜷缩的已变成褐色的枯叶就在地 上打着旋儿，发出细碎的声音，像是梦话。顺着屋檐溜下去的风声轻巧地晃动着厨房门上的旧蓝布门帘，那个门帘的一角又开始一下一下地拍打着门板，无聊透顶的样子。还有母亲晾在竹竿上的几件衣服的气息混杂在风中，应该是晒着太阳，又沾着皂角的味道，清清爽爽的。

这风，它吹过空荡荡的

了。原来，食物本身除了生理满足外，更与记忆、情感紧密交织，形成强烈的心理慰藉与情感联结。北宋文豪苏轼被贬至海南儋州时，当地“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夏无寒泉”，苏轼却以蔓菁、芦菔、苦芥等野菜煮成菜羹果腹，自嘲为“东坡羹”，成为他对抗孤独的精神抚慰。唐代诗人杜甫流寓夔州时生活困厄，常以粗粮度日，对一种名为“槐叶冷淘”的民间食物印象深刻。这种食物以槐叶汁和面，制成细面条，煮熟后过冷水，拌以调料，夏日解暑效果甚佳。杜甫晚年所作诗词仍多次提及“冷淘”，可见其对这道平民食物的珍视。

味觉记忆的强度，往往与人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。当人处于饥饿、寒冷、孤独等极端状态时，感官会变得异常敏锐。哲学家叔本华曾说，饥饿是最好的调味品。当物质与精神双重“饥饿”时，最朴素的食物更能绽放出超越奢华的光芒。景随时易，味共境迁。如果没有那样的特殊情境，食物的味道也就不是那个味儿了。

（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

打谷场，场院里大概还散落着一些没收拾干净的稻草梗；它吹过已经寂静下来的池塘，水面便泛起一叠又一叠的细鳞；它贴着我家门面红砖墙擦过去，夏天时墙上碧绿的爬山虎现在只剩下了虬结的铁灰色筋络，风就在那些筋络之间吹着没人能听懂的口哨。

父亲不大会说想我，可是这风声都替他说尽了。

电话的两端，是我的人生和他的。我这一边是键盘敲响的声音、地铁飞驰的呼啸声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计划与期限；他那边只有风声和四季更替的声音，那是天地之间最古老的呼吸。这里的人们喧嚣不止，却敌不过那边的风声悄无声息地流淌着，风里裹挟着整个故乡的灵魂，它沉重地压过来，并不是声音大，而是那种无尽宁静的空间感。我就像是被风吹走的一粒草籽，在空中飘荡，今天终于感觉到根所在的地方传来一阵强烈的牵引。

父亲说：“没别的事，就挂了吧。”

我道：“好。”

电话被挂断了，余韵像一滴浓墨落入清水中，在我的小屋 里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荡漾着，久久不曾散去。屋子里很静，但我的耳朵里、心里头却满满的都是那远道而来的丰饶的寂静。

窗外的城市，依旧灯火通明，不过我知道，今天晚上有一阵风，是从我的家乡出发的，它吹过山川河流，专程来看我，它虽然不说话，却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我。

（作者为湖南永州市作协会员）